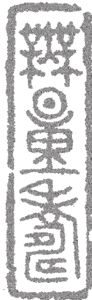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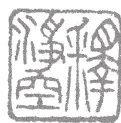
# 四書集註

上册

釋淨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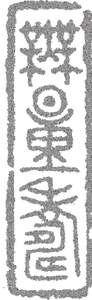




# 四書集註

下册

釋淨空書





宗聖曾子像

大學一書 垂憲萬世

宗聖之功 與天罔極



山東嘉祥縣人周敬王丙辰年冬生





述聖子思子像

中庸一書 經文緯武

參天兩地 包括今古



山東曲阜縣人生於周敬王戊午年孔子之孫

論平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善上聲如善之去聲 去上聲 污烏音 夫音扶 處上

#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聲下同 近上聲若近之去聲 治平聲下治國去聲 上上聲下去聲 錯音措 傳去聲 別必列反 傳去聲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孰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詩小雅綿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砂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

浪反 復扶又反 省星上聲 治平聲
衍與羨同 延面反 閒遵京本 從月 按許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氏說文反 洪武正韻並無閒字 俗從日誤
去上聲下同 閒本音古閑反 此音閑係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

借用 處上聲 沮上聲

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厭平聲

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

帥與率同　少與並去聲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蓼者六鳲音尸　度待洛反下同捷疾業反　操平聲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如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註中愼古本皆作謹避宋諱也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





見形甸反

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屛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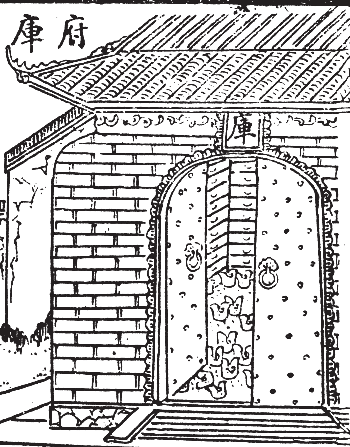
殖承職反

斂按說文正韻從久俗作斂非

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

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復扶又反 卷上聲 索色窄反

#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錢平聲 長上聲 謬靡幼反 省悉井反

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光大廣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別必列反 好去聲 匝作答反 知去聲 奉上聲 著陟略反 知去聲 易去聲下同 鮮上聲 好去聲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橫去聲 衽而審反 勁音竟 塞僧入聲 著直略反 行去聲下如字 知去聲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能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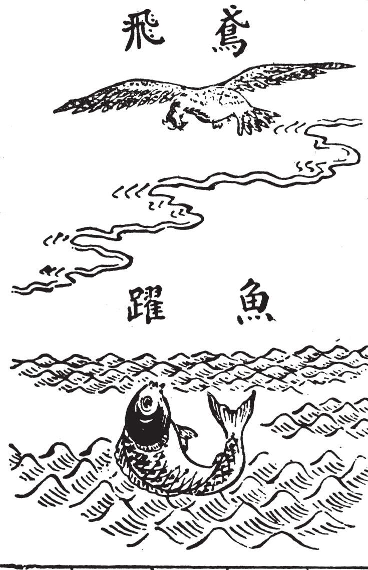
造七到反　施去聲　覆敷救反



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麓音鹿　鴟處脂反　為去聲　豳音彬　別必列反　下同　當去聲　易去聲　背音佩　度待



**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洛反行如字訒忍去聲行顧言行之行並去聲　放上聲見形向反下同援音袁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倣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





畫胡化反　體物下坊本有之字齊之其齊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倣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意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

音齋 齊不 齊如 字見 形甸 反君 音熏

樂音洛 行去聲

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為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詩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累上聲 著音酌 組音粗 紺古暗反 夫音扶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

適音的　觶音至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省生上聲　括官入聲　葦音委　惻音測　怛丹入聲

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理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脩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殺，音晒。長，上聲。分，去聲。莫，去聲。懦，奴臥反。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





處，音杵。別，必列反。施，去聲。

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擧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旣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蕃莫古莫後三朗反　紐女九反　復扶又反　覆音福　處上聲當去聲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敎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此從洪武正韻鑾音警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見音現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





復扶又反　累魯水反

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




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

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

復扶又反

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儀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





見音現 生知如字 貊音麥

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比毗至反　著陟略反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緖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禪音丹　綦步十反　并去聲　莝音剉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為音位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至聖孔子像
德配天地
道冠古今
生民未有
萬世之師
山東曲阜縣人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






先賢言子
先賢樊子
大賢端木子
復聖顏子
先賢仲子
大賢有子
宗聖曾子
大賢卜子
先賢陳子


論語圖
三
先賢宓子
先賢冉子
先賢公冶子
先賢宰子
先賢林子
先賢顓孫子
先賢漆雕子
先賢南宮子


論語圖
四
大賢閔子
先賢巫馬子
先賢琴子
先賢高子
先賢曾子名點曾參之父
先賢司馬子
先賢申子
先賢原子

#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







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其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德行同 為去聲 好去聲下同 易去聲 長上聲 樂音洛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易去聲下同 行去聲 復扶又反 從十容反

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

中去聲行去聲勝平聲　諂音產　復扶又反



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





造七到反騖音務　處上聲駉古螢反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

治平聲 遠去聲 操平聲 中去聲下同 為去聲 瑩余定反 縈魯水反 放上聲 背音

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

論語 卷一 為政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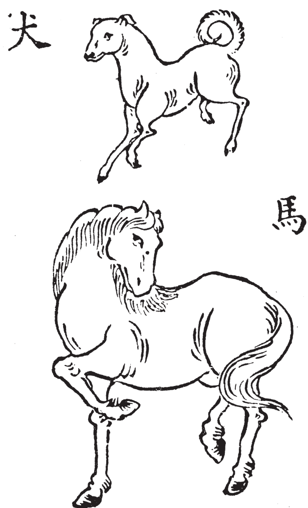
佩 為去聲 語音御 渾上聲 為分並去聲 彘音滯 畜許六反 曾平聲

論語 卷一 為政 八

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

背音佩 難去聲 處上聲 省悉井反 樂音洛 重平聲 夫音 舍上聲



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幾平聲 遠去聲 駸音浸 好去聲 強上聲 奉衍用反 行去聲 錯倉故反 好去聲 惡去聲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樂音洛為惡之為去聲

語音御要平聲輗音尼乘去聲王去聲

讖楚示反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分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





論平聲說約孔子至舞於庭十字句記者語也是可忍二句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

舞佾是指故者之通氏讀去非聲去為聲放聲治聲音夫
八但字此記繫今將字妄聲上分聲去　去　平但達音



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





扶汙哇音別裒音簋癸音裒催上分聲曾層誣無觶至畫
音抔杯音簠音斧罍雷音長聲去　音　音　音　俗



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作非和聲夫扶長聲鬱勿巷亮懈隘舍聲與聲齊皆監暫
畫去音上迂反尺反居反上去側反吉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



紇沒少聲棲西音中聲同復又强之上識志　睢余
下反去音鵠谷去下扶反而强聲音　七反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與平聲 相去聲 量去聲 見形甸反 屏音丙下同 復扶又反下同 治音持

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





得見 不見 一見 如字 治平聲

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好去聲閒去聲上上聲當去聲繫如字又音計亦作係同離去聲

##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





舍上聲下同分去聲　易去聲下同　掾俞絹反復扶又反

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傳去聲 趣平聲 呼荒故反下同 渾上聲當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





去聲 於音烏 復扶又反 撻他達反 省悉井反 則作本坊 即見賢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知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

之妻如字攣呂縲反絏音治

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









長上聲

簠音甫簋音鬼盛平聲

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

度持落反　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　語音御

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重平聲　行音幸　強上聲

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也○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復扶又反　圉音語　而妻去聲　娣大計反　姞渠吉反　僑音喬　恪克各反　洫况域反　數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棁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





上聲下同　知去聲　栱音拱　穀奴口反　於音烏　菟音徒　閒去聲　杼植呂反　當去聲下同　行去聲　并去聲　復扶

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

又反　沉俗作沉非　掠力約反　予或作與



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



鮮上聲　靮音的



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

處上聲與平聲

復扶又反下同與去

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





聲媸尺之反慊古簟反

使如字為去聲下同下使去聲中去聲行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閒去聲

境坊本作竟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癩音賴　應平聲

瓠音互　處上聲　窶郡羽反　令平聲

語音御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

還音旋揜與掩同操平聲　猶之之字

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





躐音列

**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

易音異　治去聲　復扶又反　背音佩　與音預　重平聲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





京本不及上無無字　行去聲　造七到反　痿痺音委　施去聲



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 論語卷之四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朱熹集註

閒音閑為去聲著涉略反復扶又反下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趣去聲閒去聲脡他鼎反 并去聲見音現 與音豫

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齊也如字下並同

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





蹝所綺反　渾上聲處上聲　易去聲　坊本作理性情

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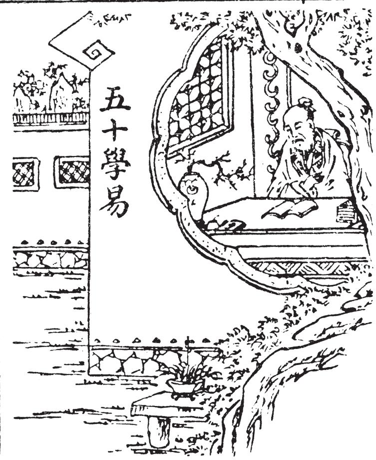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五十學易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易語並去聲　向式亮反　幾平聲下同

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孶孶，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





屬音燭　少去聲　養為並去聲　較音角　治平聲

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匿音逆 復音覆 從七容反 勝平聲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





處音杵 行去聲 坊有本作而 鮮上聲 渾上聲 見音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現知 音智 行去 聲復 芳服 反 大音 泰下 同長 上聲 復扶 又反 傳去 聲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識音 志 倍背 並音 佩 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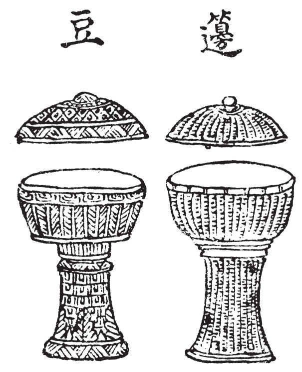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

勝平聲下同　更平聲和去聲滓側氏反夫音扶洒掃冠並去聲　分惡並去



至於生死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之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聲吝音閵　泰音問治去聲碌音祿　蹄大計反



**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而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非知去聲識如字

少去聲

害於義則不可從矣○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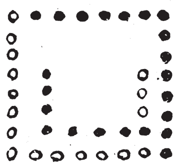




坊本作聖人之言

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




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

著音着　差楚懈反下同　賈音賣

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





衒音眩　售音壽　種去聲　切去聲

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其不由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則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

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論其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動搖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







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守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

京本　趨下　有進　字今　從之　坊本　無　踵之　朧反　離去　聲　為去　聲　齊側　皆反　緣俞　綃反　著直　略反　緆側　敎反　裼先

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





的反　齊側　皆反　不去　如字　餲音　係齊　音咨　饐音　壁殺　所戒　反　離去　聲斷　丁亂　反　食以　如字　以為　去聲　買坊　本作

**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

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廄焚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士賢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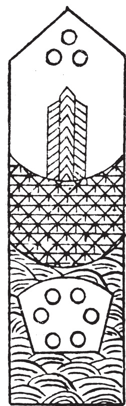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言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以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

悝音恢難去聲藏去聲下如字

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
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
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惡去聲下如字已音矣知去聲長上聲見音現便平聲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
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
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
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
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
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
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
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

傳去聲 語音御 數音朔 窶郡羽反

逡七均反



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





費音秘



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晳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女音汝下同　長音掌　見形甸反　頫音挑去聲



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



與去聲　袷音夾　祓音弗　墠音善　柔坊本作游



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勝平聲　復扶又反



#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



向式亮反　魋徒回反　語音御去上聲　復扶又反



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毁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毁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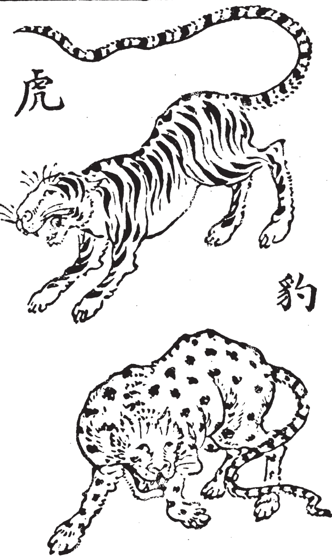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貉音陌　施去聲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見音現　背音佩　故作政令作　因官本作故　仆音赴



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詰去結反　窒音質　背音佩　治平聲去上聲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



省悉井反　復扶又反



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動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其為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行去聲 復扶又反 喪去聲 禰音你

#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中去聲 瞶音會 郢音影 縷音呂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風 坊本作諷　斂 去聲



（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之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重師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亦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浹 即業反　漸 將廉反　冉有 坊本作冉字　京本夫子作孔子　幾 平聲



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葉音涉
攘如羊反

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量音亮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





別必
列反

并去
聲

渾上
聲

去上
聲下
同所
滲所

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蘖反　便平聲　相去聲浞士角反澆五弔反寺音侍

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

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意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

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紇下拔反見音現渾　勝音升　沮在呂反

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槪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旣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







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圉音語 度待洛反 沮在呂反

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下同 勝平聲 事去聲 省悉井反 瑗于眷反 重直用反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復扶又反

治上聲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

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

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

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

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





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

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

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

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

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

復芳服反 易並去聲　蕢音匱　處上聲　大音泰

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分去聲　知去聲　蹲存音 踞音據 冠去聲　令平聲 長上聲 少去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聲 行音杭 復扶又反 與音預 見音現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





軛音厄離去聲著直畧反滓莊里上渾聲鰌音秋

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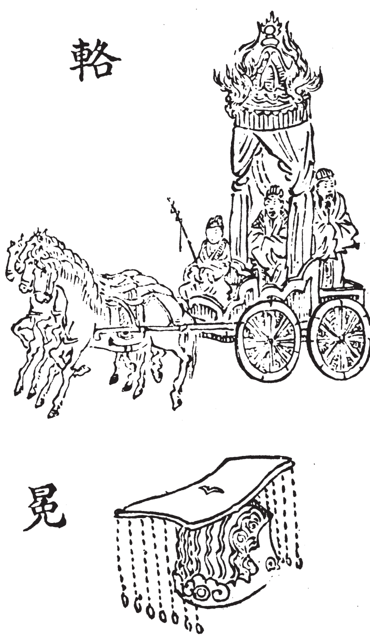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

隕羽敏反　惡烏音　京本無謂字　覆敷救反　旒音流

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





更平聲　飭音勅　易去聲　僻辟同

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

處音杵

上惡去聲下同

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强上聲

為去聲下如字涖音利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

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之知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其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







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 季氏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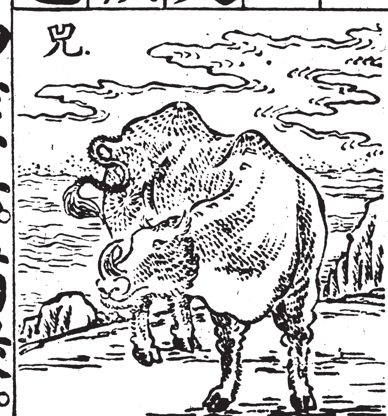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龜字從洪武正韻寫
己音紀
坊本作君公



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






屏音丙上去聲
箝其廉反
說音悅



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

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見音現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忿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令平聲瞰若濫反

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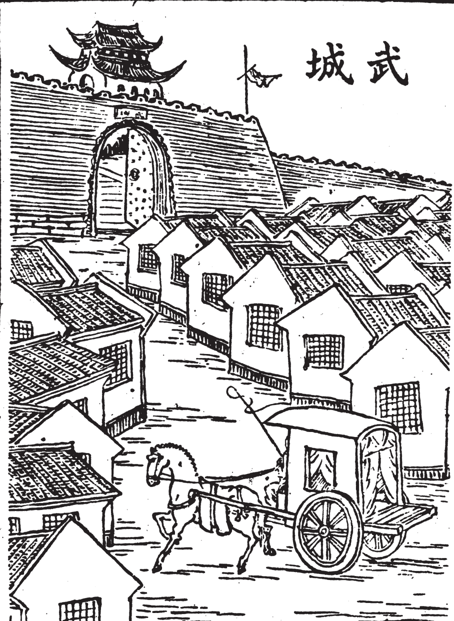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數音朔　復扶又反　稱去聲　孫音遜　詘與屈同　為去聲　信與伸同　信也如字　治平聲　漸子廉反　衍延

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

廣矩 訂為 女乎 矣訓 是非 詞詞 問一 下正 句當 是之 為 故家 諸 辨云 六兩 字哉 乎想 內意 出 思

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實無盜名而常畏人知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





只音 止椅 音倚 識音 志蓄 音地 仇滄 柱鄙 鄙夫 精神 技倆 全用 在一 既字 馮十 主蔡 京五 入相 劉棉 花耐 彈萬 安看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功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夫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三台 星冀 復用 吮祖 兗切 音雋 癰音 癰瓿 善指 切痔 音雉 上聲 讀去 聲者 非與 亡通 無註 翼而 詐矣 已綰 總上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





悄去 聲音 俏 覆音 福 閒去 聲柞 音昨 楢音 由 袁音 催疏 平聲 食音 嗣 期音 基緦 七絹 反緣 去聲 要平 聲經

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音探單跂至佯羊行聲畜六碓卻復又　相聲在反
迭他反音反音　去　許反音　扶反　去沮目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有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行聲音碓卻辟避趨聲本趨
去[illegible][illegible]音　與同去坊作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士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



穜上聲　去上聲　復扶又反　倨音據　別必

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





列反　饕音叨　解居隘反　斷音短　裸力果反　造七到反　行去聲　離去聲　與去聲　京本

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篇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於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當所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

篤日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

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儼然上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程子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應去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強上聲語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音御

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易去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惡平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省悉井反

切音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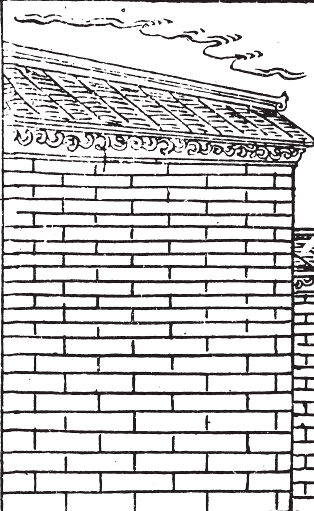
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賤汙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



分去聲

推吐雷反






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

禪時戰反 節氣俗本皆作氣節 予與通下同 稱去聲

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





夫音扶 屏去聲

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

刓吾宮反 予通與 作與 京本無人字

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像 一



亞聖孟子像
浩然正氣 充塞天地
功德莫大 不在禹下
山東鄒縣人生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




孟子圖 二



先賢陳子
先賢孟仲子
先賢公都子
先賢公孫子
先賢樂正子


孟子圖
三
先儒陳子
先儒高子
先儒徐子
先儒充子




孟子圖
四
坐常思己过短
先儒咸丘蒙
先儒萬子
先儒屋廬子
先儒彭子

罃於耕反　畿音祈　采音菜

#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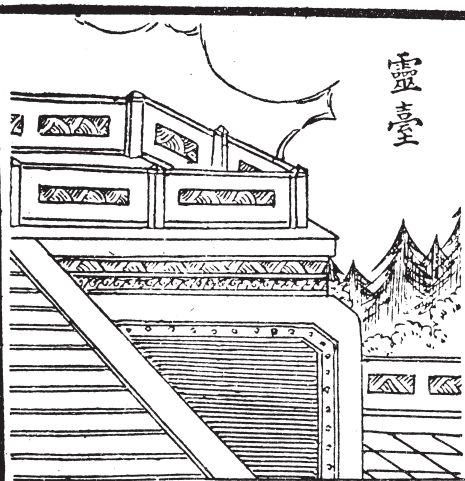




繆靡幼反　牣音刃

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牝婢忍反
卹坊本作恤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

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



窊夏瓜反
粥余六反
治平
撙祖本反
饑荒之饑從幾飢餓



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言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之飢 從几 見洪 武正 韻戕 補汪 來虞 方伯 說 重直 用反 黔其 連反 左右 並去 聲裁 京本 作財 裁財 通用 賑音 震通

常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





作振 復扶 又反 從去 聲下 同 少去 聲數 音朔

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

阱通 非穽 才性 反去 論 聲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放音 傚 坊夲 及我 下有 宋字 辟音 壁 霸同 伯 亦坊 本作 止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逆乙反 吝林去聲　別彼列反 難去聲

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釁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鍾，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





太坊本作　復扶又反

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

泰下同

畜許六反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



易去聲下同齊莊皆反復扶又反稱去聲下同錘直追反度上如字獨坊本作誠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

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為去聲 聞去聲

由坊本作猶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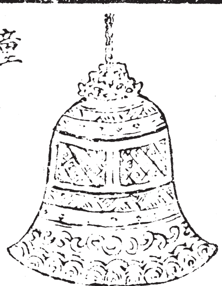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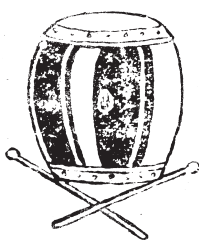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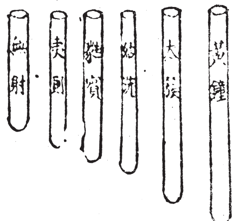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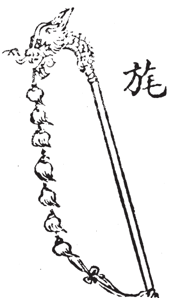
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同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幾平聲

蕃音煩 隙乞逆反 鶩音務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



麋音迷

較計坊本作計較 理坊本作事 偏坊本作遍



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

下旅字京本作莒

好音浩

分去聲

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





邪音耶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

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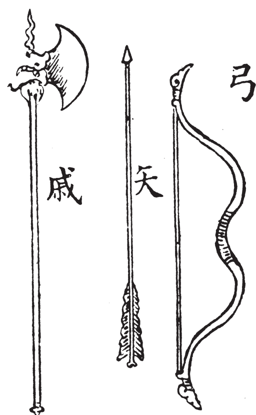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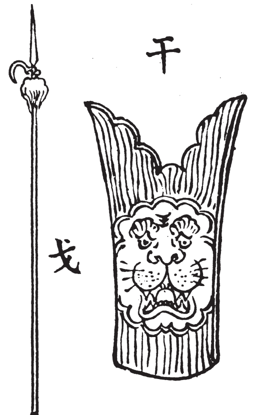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人民坊本作民人如是坊本作如此父京本作甫誤難去聲　閒去聲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



去上聲　累魯所反



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論去聲 云坊本作曰 復扶又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





王曰至從我十字句 治平聲 間去聲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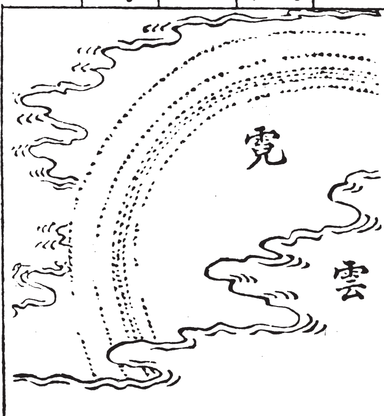
當平聲

虺許偉反 見形甸反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





并去聲

按正韻凡鬨鬭字從鬥俗從門誤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輾音展　偪音逼　大音泰下並同　坊本造下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



有也字　令平聲　坊本無但字　舍音捨　論去聲



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衡平聲　斷音鍛　將去聲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蹶音志　夫音扶　坊本問下有養字　開去聲　欿音坎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人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處音杵 相去聲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





走楚宜反 大坊本作泰出於俗本 索色角反

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麒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

鄒坊本作鄭　彊上聲　鴟處脂反　鴞音枵葺

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七八反　逭音換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

處長並上聲

以坊本作己

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





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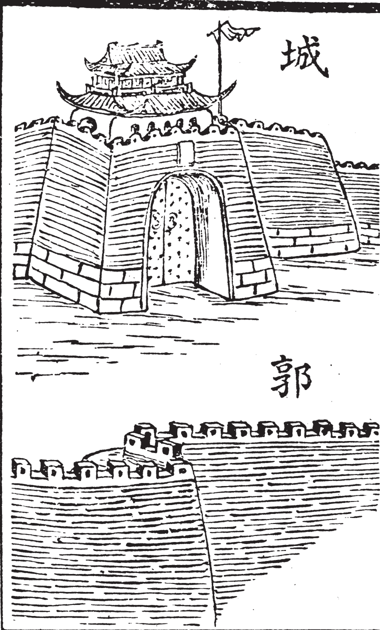
窄子格反　王相並去聲

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



從去聲

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
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
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
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
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
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

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辭曰餽賮予何為不受賮徐刃反○賮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使去聲下同還似言反

喪去聲



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



燕音烟



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

處音杵



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坊本從下無而字
文去聲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

惡去聲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



繆音穆　伺音嗣　意坊本作義



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惓音權

間去聲

改之。子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是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敎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有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授坊本作受

壅於用反

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鄕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擧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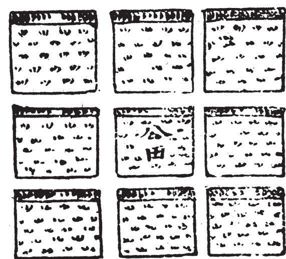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鄕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王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

井田



分幷並去聲

時坊

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





本作世

斂去聲菑與災同

椓竹角反

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爨七亂反 壞音怪 械下戒反 厲音燭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鬲音隔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本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










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丁中耕反 艾音乂 粥余六反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
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
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
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
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
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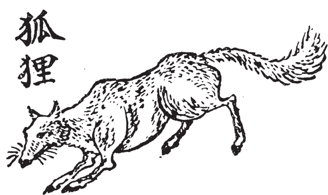




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
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
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

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











螻音婁蛄音姑欑俱官反龍慮紅反礜音預覆數救反

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

穀於雨反而力約奉作力其中聲去



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





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大也後章放

共坊本作供

籍泰昔反　紘音宏　繭古典反　褘音暉　黼音斧　黻音弗


夫人蠶繅

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諷音風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輪


輿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





虺許偉反

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

盛音成

文辭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使去聲
畦音奚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内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

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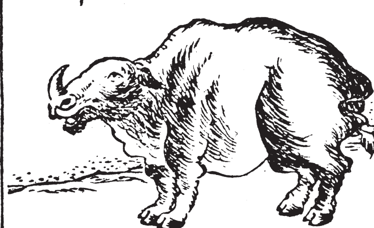








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前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



并去聲



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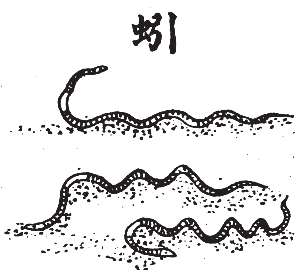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




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筩音同大音泰蔟倉木反洗先上聲蕤儒追反射音亦聞去聲假本作嘉

# 孟子卷之四

##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





被去聲

揆度度量之度音鐸

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

見音現

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毁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





放音倣

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

朝音潮　以女如字　昏坊本作婚　般音槃　樂音洛　教去聲



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擧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鬯音唱　逝音誓　系音係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夫音扶○所謂自取者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夫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艾









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長上聲

京本暗與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



上無其意二字

臏賓上聲

墾音懇

悝音恢

偽音位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遠去聲

捄與救同 徇旬上聲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捄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爭去聲下同

坊本平下有矣字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分去聲

適與謫同音責

懲音呈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





強上聲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從音勿

厎京本之爾反按洪武正韻止邸二音

共音恭為去聲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厎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鎬胡老反

乘去聲

沍音互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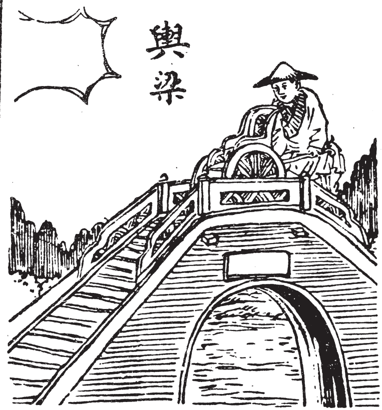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



剝四妙反

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





重平聲　誘音又

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

處音杵 背音佩

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數音朔 强上聲

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氏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

見音現 傳去聲



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
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
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
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
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
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



免音問殺音曬



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予未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
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
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
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紅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簒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抽矢扣輪圖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揉柔上聲

歷坊本作曆按正韻歷曆通用行音杭

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右師孟子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溺音逆

處音杵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

訕山去聲



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東郭墦間

呼去聲　呼去聲



# 孟子卷之五

##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妻去聲



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舜偽











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烹魚圖

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見音現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京本弟子下有也字不安下有之字



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







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







京板於桐下十六字為句差楚

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

宜反 長上聲 壞音怪 禪 權反 騰以 證反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父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處音杵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但我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讓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

呼去聲 遁與遯同

瘍音羊 奄與閹同 易去聲 向式亮反 閒去聲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由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并去聲 令平聲

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



飯扶晚反

處音杵

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為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稅與脫同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思去聲

詘渠勿反 鎛伯各反 闋苦穴反 兒研兮反

并去聲

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





邾音朱

所食如字

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

煨烏回反 燼徐刃反 傅音附 乘去聲



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而有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



糲音利又音臘 妻舜去聲 詘曲勿反

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



而較如字

淹坊本作奄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積音恣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





予與通

數音朔

坊本能用

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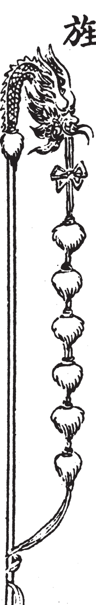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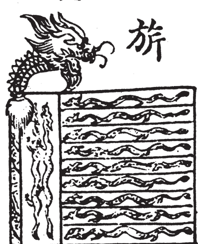


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

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行音幸



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文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潫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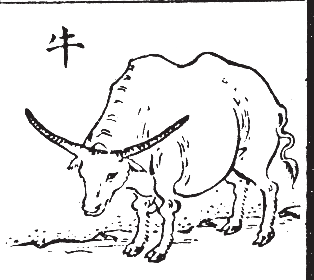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

舛川上聲



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



炙音最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



鑠音爍　論去聲　藉音借



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今夫麰麥播

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擧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



處音杵



馬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寢音浸

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射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

咄音責 啐音翠 喪易並去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為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





聲 種上聲

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

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
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
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
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
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
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
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





浚去聲 垠音銀 稊音提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
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
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
方稱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
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

并去聲



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



舍音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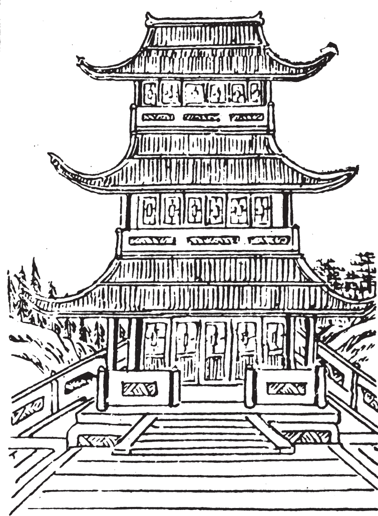


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言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

（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岑樓圖

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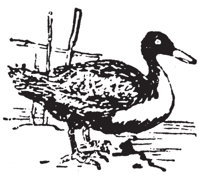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







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匹雛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







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





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先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

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書異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作犢

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意先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



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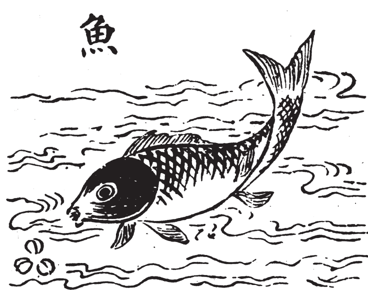


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背音佩
坊本横作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







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量去聲　造音超　與坊本作及

#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





分去聲　坊本之實句然字通下也坊本作矣既習矣坊本作既習之

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

坊本亦通下有圖

見音現

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





去上聲

咈符勿反

苦讀如盬

盬音古

窳音庾

甄居延反



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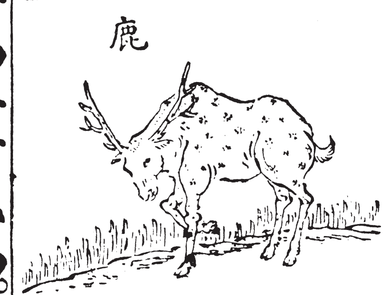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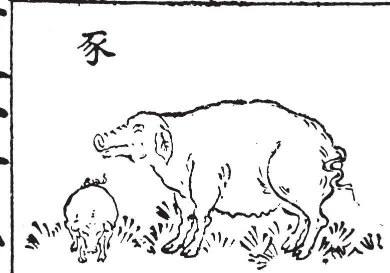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鎼虛訏反 聞去聲 豕音始 處音杵

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鹿


豕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徇坊本誤作狗 覆去聲 怍音昨 將坊本或作亦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

蘊去聲

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





餒帑委反　治平聲

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

見音現

問坊本作謂坊本踵字句利天下為之句賢者坊本



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坊本作賢人

渾上聲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亡無通 處音杵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下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



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






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見音現 易去聲

惡去聲 夫音扶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在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





分去聲 差音雌

齧音葉

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溥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春音衡 楯淳上聲 漂音飄 行音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



杭 兩如字 乾音干 糒音備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

斂去聲 以行之行去聲

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坊本程上無圈或上有圈

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

當坊本作多 隕坊本作殞 紐泥久反 涂與途通



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滅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固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觸音 出反



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

胳武粉反一作泥

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胳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罥音絹 拒京本作距 并去聲

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言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

廋與廋同音搜

踰坊本作窬

坊本達上無以字



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





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





（愨，克角反）

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

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者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



稱去聲



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亦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本會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distributed free.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公元二〇〇五年六月　敬印壹仟冊

# 四書集註 上冊

出版者：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五四—七一七八
傳真：（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户名：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hwadzan@amtb.tw（請領法寶）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www.amtb.org.tw
www.amtb.cn
www.chinkung.org
承印者：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〇二）二二四六九九二八

本會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distributed free.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公元二〇〇五年六月 敬印壹仟冊

# 四書集註 下冊

出版者：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五四—七一七八
傳真：（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hwadzan@amtb.tw（請領法寶）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www.amtb.org.tw
www.amtb.cn
www.chinkung.org
承印者：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〇二）二二四六九九二八